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北韓勞動黨（韓共）概述

doi:10.30390/ISC.198305_22(8).0008

問題與研究, 22(8), 1983

Wenti Yu Yanjiu, 22(8), 1983

作者/Author：王承宗

頁數/Page： 91-10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83/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5_22\(8\).0008](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5_22(8).0008)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北韓勞動黨（韓共）概述

王承宗

近代史上，韓國與中國一樣多災多難。日本自明治維新一躍而為東亞大國之後，即以「西方霸道之鷹犬」的姿態積極侵侮亞洲大陸鄰邦。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使日本勢力範圍擴張至朝鮮半島；一九〇五年日韓乙巳條約，置韓國於日本「保護」下；一九一〇年日本進一步併吞韓國，使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韓國才得重光。然而，美、蘇分別在朝鮮半島南、北部份受降，蘇聯的陰謀策劃又使韓國陷於分裂。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國人民為爭取獨立、建國，付出慘烈代價。青年革命志士在抗日民族主義運動過程中流血犧牲，而坐享其成的卻是蘇聯一手扶植卵翼的韓共。縱觀韓國整個獨立運動史與二次戰後史實，不難瞭解韓共的興起壯大；實與日本侵略、蘇聯擴張主義及赤化世界之野心息息相關。中、韓兩國人民都是這一歷史悲劇中的犧牲者，同有類似的歷史命運與共同負擔。在中國，沒有八年抗戰、蘇聯的支持和國際共黨的策應，中共不可能伺機坐大以至竊據大陸；在韓國，沒有這幕亡國殖民悲劇及蘇聯的陰謀，可能不會有今日分裂對抗的局面。

壹、韓國共產黨的緣起

獨立運動過程中，韓國海內外志士紛紛組織反日團體，進行抗日活動。一九〇九年十月安重根潛赴中國東北哈爾濱車站擊斃侵韓元凶伊藤博文。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韓國民族代表卅三名在漢城仁寺洞發表獨立宣言，爆發全國抗日流血運動，即史上著名的「三一萬歲運動」。同年四月十一日各界抗日代表在中國上海召開臨時議政院會議，定國號為「大韓民國」，制定臨時憲章，組織臨時政府，九月推舉李承晚為臨時大統領^①。

註① 〔朝鮮人——日本現代史の暗い影〕，頁二八一四八。

此際，原任韓國舊王朝陸軍參領的李東輝，在亡國後棄武職轉入基督教會，借宣教之名鼓吹獨立，隨後流亡中國東北^②。李氏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在伯力（Khabarovsk）組織「韓人社會黨」，並且取得蘇聯援助。一九一九年李東輝赴上海參加臨時政府，任職國務總理。一九二一年元月李氏在上海召開社會黨大會，改黨名為「高麗共產黨」，此為上海派共黨。由於僑居、流亡中國和西伯利亞的韓人數逾百萬，根據一九二一年日本報告估計，居住在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的韓僑約十五萬人受到俄共宣傳影響。

一九二二年八月，日本當局報告李東輝的黨羽人數六、八一二名^③，不過其成員頗為複雜，非單純的馬列主義份子。原本居住在西伯利亞的韓裔俄人於一九一八年元月組織伊爾庫茨克布爾什維克黨韓人支部，翌年改名為「全俄高麗共產黨」，此即伊爾庫茨克派共黨，其目的並非如李東輝派之爭取獨立。上海派與伊派共黨為爭取莫斯科援助，發生糾紛，終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同時奉命解散。共產國際遠東部在海參崴設立朝鮮局（Korean Bureau），韓共份子改歸該局管理，受胡定康（Grigori Voitinsky）領導。這些早期海外地區的韓共份子已喪失追求國家獨立的初衷。

在日本方面，一九一〇年韓國留學生約三百名組成「東京朝鮮苦學生同友會」，作為留學生的互助團體。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部份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留學生組織「黑濤會」。翌年元月黑濤會分裂，共產主義份子金若水、金鍾範、宋奉瑀另組「北星會」，無政府主義份子則組「黑勞會」。一九二三年八月北星會份子偕同日人布施辰治、北原龍雄返回韓國巡迴宣傳社會主義^④。

一九二二年元月金若水及同夥公開宣佈苦學生同友會不再是工讀學生和勞工的救濟局，將進而從事階級鬥爭的新使命；同時

同友會一批人返韓建立「無產者同盟會」。金若水和北星會份子返國後，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建立「建設社」，十一月建立「北風會」，後者成為東京北星會的韓國總部。

原為同友會和黑濤會創始會員的金燦，曾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到海參崴，二年九月到伊爾庫茨克，並且與中國東北、韓國內地共產份子建立聯繫。一九二三年七月金燦與同夥包括無產者同盟會若干會友，建立「新思想研究會」，翌年十一月研究會改名為「火曜會」。一九二五年三月火曜會與北風會領袖同意合併，四月十七日改組建立「朝鮮共產黨」。共產國際指示此一在韓國內創建的新黨須「首先聯合工人、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手工藝者、知識份子和中、小資產階級從事民族解放鬥爭」，黨的任務係：(1)強化黨組織，(2)在工會內部活動，(3)與民族主義者建立統一陣線^⑤。

^{註②} Chong-Sik Lee, *Korean Workers' Party*, pp. 3-14; 鮑士基聖，〔韓國青年運動史〕，頁一七五—一八〇。

^{註③} 同註^②，Chong-Sik Lee, p. 8.

^{註④} Chong-Sik Lee, pp. 15-18; 「朝鮮獨立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篇」，卷四，頁三一四。

^{註⑤} Chong-Sik Lee, pp. 17. 20-23.

朝鮮共產黨在國內的活動，迭遭日本統治當局取締，黨員、幹部多被逮捕下獄。一九二五至四五年之間，國內活動常遭日方鎮壓，黨組織已名存實亡，殘餘份子紛紛逃入中國、西伯利亞，或托庇於民族主義組織社團之內。總結一九四五年以前韓國國內共產運動的特色為：(1)共產運動係自民族獨立運動之中產生，嗣後接受共產國際領導，仍利用獨立運動吸收羣眾，製造混亂。(2)國內共產運動係由留日知識份子領導，深受日本社會主義學者河上肇、山川均、福本和夫等人的影響。這些知識份子先從散播言論、思想着手，再進而結社建黨，但缺乏革命活動經驗，難免遭到日本警方的偵破和打擊。(3)韓國國內各種社會團體為數甚多且極複雜，民族主義份子與共產份子都在其間活動，有利於共產份子的潛伏或傳播思想。但是組織龐雜、力量分散，始終有礙於獨立抗日活動的推展。

貳、韓共再建與改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韓國光復後，美蘇分別在朝鮮半島南、北部份受降。自監獄獲釋的共產份子於九月十一日在漢城宣佈重建朝鮮共產黨，選舉朴憲永為總書記。惟西北五省共產份子於十月十三日卻在平壤召集大會，成立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不過尚承認漢城黨部的領導權^⑥。十二月十七日，北朝鮮分局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選舉金日成為負責人。由於西北五省實際在蘇聯佔領區，設置分局無異與漢城的共產中央分立。一九四六年八月，北朝鮮分局自行與新民黨合併，改黨名為「北朝鮮勞動黨」；新民黨原係自延安中共老巢返韓的共產份子組成的，北朝鮮勞動黨選舉延安派領袖金科奉為黨主席，金日成為副主席，正式脫離漢城共產中央。面對此一情勢，朴憲永一派亦在十一月宣佈和新民黨合併，改名為「南朝鮮勞動黨」。至此，漢城與平壤的共產組織不相隸屬，南北分立對等。但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南、北勞動黨又告合併，以平壤為「朝鮮勞動黨」(Korean Workers' Party)中央所在地；金日成為黨主席，金科奉、朴憲永、許哥誼為副主席^⑦。

北韓共產人數於一九四五年自稱四千名，一九四六年八月合併後的北朝鮮勞動黨第一屆大會時黨員數三十六萬名；同年十一月南朝鮮勞動黨自稱黨員數三十七萬名。一九四八年三月北朝鮮勞動黨二屆大會時黨員增至七十五萬名^⑧；同年南朝鮮勞動黨處境日趨困難，朴憲永被迫率領重要幹部逃往北韓，共產運動為南韓當局所禁止，活動轉入地下。南、北勞動黨合併，金日成在蘇聯支持下掌握北韓黨政大權，使勞動黨逐漸成為他個人獨裁的工具。

註^⑥ 金俊輝、金昌順合著，[韓國共產主義運動史]，卷五，頁三六七—三七五。

註^⑦ Chong-Sik Lee, pp. 74-82.

註^⑧ R. A. Scalapino 編，鹿島守之助譯，[今日の北朝鮮]，頁二八。

蘇聯佔領軍進駐朝鮮半島北半部後，即進行有計劃的赤化工作。首先在各省市縣成立「人民委員會」，這是集合各黨派、民主人士的統戰組織，以蘇聯軍官為顧問。一九四五年十月北韓五省臨時人民委員會聯合會在平壤集會，決議設立「五省行政局」，作為臨時政府機構，下設十個部，以曹晚植為行政局長。同年十二月底，美英蘇三國外交部長莫斯科會議決定朝鮮半島由美、蘇分別託管五年。該項決定招致韓國人民羣起反對；在北韓，曹晚植領導下的基督教和民族主義人士紛紛抗議。四六年元月曹氏被蘇聯佔領軍逮捕下獄，民族主義人士開始逃往南韓^⑨。曹氏在四五年十一月組成的「朝鮮民主黨」落進金日成心腹崔庸健、金策等共產份子的控制，民主黨名存實亡。北韓「天道教」、「青友黨」等宗教、政黨組織亦先後淪入共黨手中，成為附庸組織。

一九四六年二月在蘇聯佔領軍指導下組成北韓臨時人民委員會，由金日成擔任主席，成為北韓最高政權機構。一九四八年八月廿五日，北韓選舉「最高人民會議」（國會）人民代表；同年九月八日宣佈成立「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通過「憲法」；九月九日，組織新政府，金日成擔任總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蘇聯佔領軍撤離北韓。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北韓發動侵略南韓戰爭；九月十五日，聯合國軍登陸仁川阻絕侵略；十月廿五日，中共派遣「志願軍」支援北韓。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參戰各方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定。

韓戰休戰後，北韓在金日成領導下一方面實施復原經濟建設，一方面展開大規模黨內鬭爭，清算異己份子。韓共份子按其派系，可分為：(1)甲山派，係金日成直系派系，三〇年代至四〇年代以北韓甲山地區為其活動中心；金日成在中國東北從事游擊活動時受到他們的支援。(2)蘇聯歸還派，係一九四五年隨蘇聯紅軍進據北韓的共黨份子，這些人多為韓裔俄共或殖民時期流亡俄境者。(3)延安派，係中共黨內的韓籍共黨份子，這些人多在延安參與中共軍活動，較富軍事經驗。(4)國內派，在本土從事地下活動的韓共，通常按地域分為南北兩派，南派專指朴憲永領導的南朝鮮勞動黨^⑩。

最先，金日成聯合蘇聯派和延安派清算國內派份子，一九四八年北朝鮮勞動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攻擊國內派領導份子的地方分裂主義、個人英雄主義，貶謫其職務，整肅其黨員。一九五三至五五年間，金日成進一步清算國內南派；五三年八月設軍事法庭，南派領導份子多名以美國間諜名義被判死刑，朴憲永於五五年末槍決。一九五六至五八年間清除延安派勢力；五六年八月，延安派抨擊黨內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要求修正朝鮮共產主義運動史歪曲不實部份，為金日成所反擊，四名重要延安派領導人逃往中國大陸，金科奉被剝奪最高人民會議主席職務。蘇聯派份子許哥誼早於一九五一年自殺，另一領導者朴昌玉副總理於五六年被逐出黨。至六〇年代末期，金日成及甲山派份子已完全控制北韓，金晉開始走向個人獨裁。

註^⑨

同註^⑧，頁三一五。Ryu Hun, *Study of North Korea*, pp. 24-26.

註^⑩

同註^⑧，頁一九一三八。

參、主體思想與繼承人選

金日成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底向負責宣傳煽動工作的黨幹部會議發表題為「消滅教條主義與形式主義及建立思想工作上的主體（Chuché）」的演說^⑩。主體可作「行動根本」或「自立自主」解釋。主體思想是金日成將韓共本土化（朝鮮化）的重要原則，亦是金某建立個人獨裁的理論依據，正如毛澤東藉「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名義，製造「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理論根據，並使中共成為毛澤東實行獨裁暴政的工具。毛澤東藉此排斥蘇聯共黨對其個人權力運用的干預，建立中共黨內唯一的思想指導權威。金日成的「主體思想」首先排除蘇聯的影響，再次提高三〇年代在中國東北邊境反日游擊的地位，利用游擊經驗作為勞動黨「羣眾路線」的具體經驗。最重要的是奠定自己在黨內的理論指導權威，領導黨的活動，使自己神化為不可更替的偶像。

按照金日成的詮釋：「主體思想就是以主人的態度對待革命與建設，要求我們體現意識型態的主體、政治主權、經濟自主及國防自衛。主體、主權、自主與自衛是革命的指導原則。」因此，「祇有在我們建立意識型態的主體時，才能夠在政治、經濟、國防各部門建立主體。」「黨員與工人應當掌握對革命的主體觀點，這是以人民羣眾為中心的革命觀點和立場。」「革命的主體觀的核心係對黨和領袖效忠。……祇有當我們支持黨的領導及領袖，才能在革命運動中贏得勝利。為了建立正確的革命觀，我們應當以效忠黨和領袖為基本責任。」「共產革命精神即是無止境地奉獻給黨、領袖、工人階級和人民。」易言之，主體思想的目的在建立北韓共黨及人民的自主革命觀，要求對黨與領袖的絕對忠誠，亦即對金日成的絕對效忠和膜拜^⑪。

三十餘年來北韓不僅是與外界隔離最深的「國家」，而且是共產世界之中最廣泛推動個人崇拜的地區。金日成個人不僅是最偉大的領袖、英雄、神聖人物，就連其祖先、家庭亦加以英雄化、偶像化。金氏家族成為北韓的神聖家族。

金日成執掌北韓政權三十餘年，去（一九八二）年已是七十歲；繼承人選問題普遍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自六〇年代迄今，金倅個人似乎未曾考慮培養家族以外的繼承人選。最初金日成顯示有意拔擢其胞弟金英柱^⑫。六一年十月四屆黨代表大會時，金英柱在八十五名中央委員當中排名第四十一位；六六年晉升至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書記，時年僅卅五歲。七十年十一月五屆黨大會時，金英柱擢升為政治委員會委員，排名第六位；七二年十二月最高人民會議（國會）選舉中央人民委員會委員時，排名第九位。七四年二月金英柱出任副總理，但此後逐漸在政壇上消逝。金日成不再以其弟為可能繼承人，轉而全力扶持

註^⑩ Chong-Sik Lee, pp. 95-96.

註^⑪ FBIS, *Daily Report*, Pyongyang Domestic Service in Korean, 2275 GMT 27 Jun. 1982; 2220 GMT 28 Jun. 1982.

註^⑫ 同註^⑩，頁一一一。

其子金正日（原名金正一，八〇年十月六屆黨大會時改今名）爲未來接班人^⑭。

金正日，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生，爲金魯次子（長子早夭）；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金日成綜合大學，七〇年擔任黨中央文化藝術部長；七三年晉升爲政治委員會候補委員，兼中央書記，主管組織與宣傳事務。同年，北韓成立思想、技術、文化三大革命小組，由金正日負責，派遣年輕的小組成員分赴各地、各機關進行類似中共「文革」的改造工作。七四年四月，金正日升任政治委員會委員。一九八〇年十月六屆黨大會時，金正日在政治局排名第四位（前三位爲金日成、國家副主席金一、國防部長吳振宇）；在書記處排名第二位，僅次於總書記金日成；在軍事委員會排名第三位，僅次於金日成和吳振宇。一九八二年四月最高人民會議七屆一次會議召開前，曾有跡象顯示金正日可能安排擔任北韓國家副主席，結果未如外界忖測。金正日仍然未跨進北韓政權機構。從七月間傳聞有十數位軍事將領遭到貶謫的說法判斷^⑮，似乎軍中和黨內老幹部對金日成培植金正日持有異議，並且遭到繼母金聖愛一派的反對。惟就數年情勢發展研析，無論中共、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或北韓內部，均表面接受金正日爲繼承人選的事實；在官方場合，北韓亦強烈暗示這項事實。至於金日成死亡後，金正日是否能夠順利接掌大權仍然值得商榷。共黨的權力鬥爭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結果，況且北韓又是共產世界中較爲封閉的一個，其內部的派系、爭執，不易爲外界所詳悉。

肆、經濟建設

北韓經濟建設約略分爲四個時期，一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以前；二是韓戰時期；三是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戰以後至五六年的戰後復原時期；四是建設發展時期，從一九五七年迄今^⑯。

一九四六年三月北韓臨時人民委員會發佈「土地改革法」，六月和八月間分別頒佈「職工勞動法」、「工業、鐵路、運輸、交通和銀行國有化法」，推動農業、工商業改造。到一九五八年百分之百完成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與農業集體化^⑰。

一九四九—五〇年北韓實施兩年期計劃，主要目標在建設新工廠與擴建、改建舊有工業設施，消滅殖民時期偏倚不均的經濟型態、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擴大農耕面積，改進城鄉之間商品流通，儲備南侵必要的戰略物資。南侵戰爭爆發後，北韓遭到盟軍猛烈反擊，原有經建設施毀損殆盡。休戰協定簽訂後，平壤始得全力從廢墟中從頭重建，至一九五六六年大體恢復戰前面貌

^{註⑭} [世界週報]，一九八〇年十月廿八日，頁八一九；[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世界週報]，一九八二年五月四十一日，頁四六一四九。

^{註⑮} *The Japan Times*, 20 July, 1982.

^{註⑯} Ryu Hun, p. 182.

^{註⑰} 北韓科學院經濟、法學研究所編，[朝鮮における社會主義の基礎建設]，頁二三一八一。

一九五七—六一年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據北韓自稱，至六〇年已完成總的計劃生產目標。在此四年之內，北韓發起社會主義競賽「千里馬作業班運動」，類似蘇聯三〇年代的「斯達漢諾夫競賽」。增加工業生產，建設地方工廠，同時加速私營工商業合作化與農業集體化進程。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有了顯著變化！一九五六六年工業總產值佔工農業總產值六〇%，農業佔四〇%；至一九五九年前者增至七六%，後者降至二四%⁽¹⁾。

外國援助對北韓的復原建設有極大作用。自一九四六至六〇年北韓共接受外援約五十億盧布（約值十二億五千萬美元）⁽²⁾。韓戰結束後，平壤接受社會主義國家的無償援助總額達七億五千萬盧布（其中蘇聯約二億九千二百五十萬盧布）⁽³⁾。外國援助佔北韓政府歲入總額的比例，一九五三年是一八·五%，五四年三一·四%，五五年二一·六%，五六六年一六·五%，五七年一二·一%，五八年四·二%，五九年二·七%，六〇年二·〇%⁽⁴⁾。顯然，來自共產國家的援助着重於戰後復原的協助，對於北韓擴大經濟建設的援助則為數不大。

一九六一年至六七年，北韓實施七年計劃，重點在擴大重工業建設基礎，但至七〇年才完成建設目標，北韓當局並未明確解釋延長計劃期限的原因，似乎是重工業建設計劃過於浮誇、資金不足及勞動生產率下降導致誤期完成。七一至七六年推行六年計劃，亦未能按期完成，祇得延長一年，以七七年為緩衝期，進行經濟調整。一九七八至八四年，平壤再度推出第二個七年計劃，預定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加一二·一%，穀物產量到八四年可達一千萬噸。同時六屆黨大會列舉八〇年代社會主義建設十大目標，擬大幅度提高各項工農產品生產（參見表一）。由於北韓自六〇年代以後的經濟建設績效欠佳，對生產成果或年度經濟表現往往匿而不言或虛列數字，所以其實際成績難以詳細了解。一九七九年北韓宣稱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一·九二〇美元，但是世界銀行估計祇有一·一三〇美元⁽⁵⁾，這種差距證明問題的存在。此外，北韓能否順利完成第二個七年計劃，亦大有疑問。鑑往知今，共產國家實行公有、集體化經濟制度，附生的弊病多相類似，北韓自不例外，至一九八四年可能需要再度延長三年，成為第二

註⁽¹⁾ Ryu Hun, pp. 192-207.

註⁽²⁾ 同註⁽¹⁾，頁一〇四—一〇五。

註⁽³⁾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78, N. 4, p. 87.

註⁽⁴⁾ Ryu Hun, pp. 218-222.

註⁽⁵⁾ [一九八一年世界年鑑]，頁一九六。*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1980-1981*, p. 628, 按該年鑑北韓經濟調查部份的作者T. M. Burley表示，北韓為了宣傳目的往往歪曲統計。另外，世界銀行估計北韓平均每人國民所得(Per Capita GNP)十八年祇有七三〇美元，七九年突增為一·一三〇美元；足證對北韓經濟實況了解的不易。

個十年計劃。

伍、外交政策

項目	單位	十大建設目標	1976年生產實績	1984年生產目標
電力	億度	500	286	560-600
石炭	萬噸	10,000	5,050	7,000-8,000
鐵鋼	萬噸	1,200	400(生產能力)	740-800
非鐵金屬	萬噸	100	—	100
機械加工品	萬噸	500	—	500
化學肥料	萬噸	500	305	500
水泥	萬噸	2,000	800(生產能力)	1,200-1,300
水產物	萬噸	500	166	350
穀物	萬噸	1,000	800	1,000

資料來源：〔世界週報〕，1979年9月25日，p. 20.

北韓外交政策基本路線是：(1)支持社會主義陣營的外交路線，(2)明示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3)加強與採取中立路線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的連繫，(4)增進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易^②。截至八一年底，北韓與一〇三個國家建有外交關係，其中六十六個國家和南韓亦維持邦交^③。韓戰爆發前，北韓僅和共產國家有密切連繫，且幾乎完全依賴莫斯科；中共政權建立後，平壤與北平的接近亦趨緊密。韓戰之際，中共給予金日成全面援助，始挽回平壤政權敗亡噩運。戰後北韓對中共、蘇聯兩大鄰居採取等距離外交，一方面爭取二者的經濟援助，另方面在北平和莫斯科的引導下逐步進入國際社會，特別是參加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北韓開始與亞、非國家有了接觸。中蘇共衝突使金日成左右爲難，但原則上仍採取中立立場，不對雙方的爭執置喙。一九六一年七月，金日成與中共、蘇聯分別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後二者對平壤都具有軍事同盟義務。六〇年代前半期，中共與印度的邊界糾紛以及古巴飛彈危機發生時蘇聯所採取的退讓態度，加上赫魯雪夫要求平壤一齊批判中共，並以削減經援爲脅迫，曾使金日成短期內比較偏向北平。六〇年代後半期，北韓與蘇聯的

註^② Ryu Hun, p. 117.
〔一九八二年世界年鑑〕，頁一九八。

關係在六五年柯錫金往訪後逐漸好轉。七〇年代，北韓標榜獨立自主外交，努力爭取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一九五八年平壤開始與非共國家有邦交，首先是幾內亞、馬利；六〇年代初有邦交的國家，包括共產國家，祇有十餘個，六〇年代末增至三十一個；整個七〇年代對外關係大為進展，建交國家增加二倍多。

七〇年代以來，北韓與中共、蘇聯關係持續維持微妙的平衡；不過由於中共與美國的接近、建交，使平壤感覺不安，對蘇關係有逐漸強化之勢。特別是中共支持美國在東北亞的駐軍、北平與漢城間接貿易的擴大，均使北韓感到不快。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教訓」越南更令平壤心驚。這種情況促使北韓傾向莫斯科，從而傳出蘇聯獲得北韓許可、利用羅津港作為船運站的消息。八〇年五月金日成和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會趁出席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喪禮之機會，舉行十九年來首次的高峯會談。北韓和蘇聯的經貿關係亦逐步增強^②。

然而，北平與平壤的交往並未停止，一九七五年金日成訪問中共；七八年五月華國鋒（時任中共黨主席）訪問平壤，九月鄧小平繼之前往。一九八一年九月金日成再度訪問中共，北平給予盛大歡迎，鄧小平、胡耀邦會親自陪同旅遊華中、華西。中共隨後表示支持北韓的統一政策，要求美軍自朝鮮半島撤出，同時外電傳聞中共提供四十架米格廿一型飛機給北韓，分兩批交貨。北平作此表態意在安撫北韓，希望金日成不會採取過激態度，影響到中共、蘇聯與北韓之間的均衡。至於平壤政權，實際上仍須維持等距離外交，避免重蹈昔日李氏王朝「事大主義」的覆轍。

陸、統一問題

韓國分裂初期，聯合國成立由九國代表組成的「韓國臨時委員會」，監督韓國獨立過程。一九四八年元月委員會要求進入北韓地區，被蘇聯佔領當局拒絕。委員會遂單獨在南韓監督選舉，大韓民國因而產生。金日成原擬利用民主統一戰線模式達成統一目的，因未獲實現亦宣佈成立共和國，並且積極備戰，企圖進行武力統一全韓的戰爭。韓戰停火之後，金日成在各階段分別提出「和平統一」的建議，以和平烟幕迷惑國際、國內視聽，坐收統戰果實。

自一九五五至五八年北韓四度提出統一建議。一九六〇年八月，金日成首度建議組成南北韓聯邦作為統一的過渡形式。六二年十月再度提議：(1)自南韓撤出外國軍隊，兩韓簽訂和平條約，雙方各裁軍至十萬名或相對裁軍，俾消除南北之間的緊張狀態；(2)設立南北韓聯合經濟委員會；(3)實現南北接觸與合作及兩韓聯邦。而六〇年代時期，南韓對統一問題採取被動態勢，拒絕與平壤有任何和解；當時南韓的優先目標係求取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而非解決統一問題^③。

註^②

〔世界週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廿一日，頁廿六一卅一。

註^③

Korea & World Affairs, A. Quarterly Review, Vol. 6, N. 1. 1982. pp. 112-127.

一九七〇年八月南韓總統朴正熙提出和平統一建議案，要求北韓停止敵意行動並公開宣告放棄以武力對抗南韓，漢城亦不反對平壤加入聯合國。同年十一月，金日成在五屆黨大會提出相反的建議，七一年春北韓外交部長許鎔提出八點建議案，重申金鎔主張，要求美軍自南韓撤退，相互裁軍至十萬名以下，兩韓政府廢除一切對外條約、協定，設立統一的中央政府等。七一年九月南北韓紅十字會在板門店開始談判失散家庭團圓問題，雙方有了直接的接觸。

一九七二年五月，南韓中央情報局（KCIA）局長李厚洛和北韓副總理朴成哲相互秘密訪問平壤及漢城。同年七月四日，兩韓發佈聯合聲明，同意統一的原則：(1)韓方自主獨立的努力，不受外來干涉，(2)經由和平方式，不訴諸武力，(3)超越意識型態、制度的差異。雙方設立直通電話俾減少意外事件的危機性，並成立南北協調委員會。但是協調委員會議於七五年三月、紅十字會議於七七年十二月、直通電話於七六年八月之後，分別中斷。

七四年三月北韓發表致美國國會公開信，建議北韓與美國簽訂和平協定。同年八月，朴正熙宣佈三點建議：南北韓訂立不侵犯協定，恢復南北對話，多層次交流與合作，按人口比例直接自由選舉。七八年六月南韓建議雙方舉行部長級會談及設立推廣南北經濟合作的顧問機構。七九年元月朴正熙提議舉行會談。整個七〇年代，雙方對統一問題談論、接觸甚多，南韓多採主動建議態度，惟以雙方制度互異，立場懸殊，未獲任何具體協議。

一九八〇年元月北韓總理李鐘玉致函南韓總理申鉉碩，北韓國家副主席金一致函給南韓十二名政治界領袖。這些信件要求恢復南北會談，由雙方各政黨、社會組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最特殊的是北韓首次在函件中稱呼南韓國號——「大韓民國」。南韓總理在覆函時亦回報北韓，稱其國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②。

八〇〇年十月金日成建議成立高麗民主聯合共和國，並提出十項計劃。八一年元月南韓總統全斗煥建議兩韓最高首腦相互訪問，邀請金日成訪問漢城。這項訪問建議遭到北韓拒絕。八二年元月全斗煥建議起草韓國統一憲章，召開祖國統一協商會議，並且提出若干相關建議。八二年二月南韓政府提出二十點計劃，範圍涉及軍事、經濟、文化、人道問題。

近十數年來，南北韓不斷建議統一，各自提出相關方案，唯缺乏實際有效行動。綜觀平壤歷次建議，均要求美軍自南韓撤退，而且對「民主」的詮釋曖昧不明。雙方的對話、談判都以北韓缺少誠意而告夭折。北韓在未能取得蘇聯、中共全力支持允諾前，仍然無法輕啓戰端；況且莫斯科與北平之間齟齬有加，對平壤不免發生不良影響。南韓則因美國與中共的接近，對華盛頓的政策感到不安，遂主動發動和平統一攻勢，期能爭取國際同情。由於朝鮮半島的動亂勢必影響東北亞的安定，各方在謹慎從事下均不願見到該地區發生變故。統一問題不是單純的兩韓政府間的事務，而是關係到半島上五千多萬韓人的意願，影響到東北亞均勢的變化與安定。同時，十多年來事實證明，北韓從未放棄武力統一的陰謀，和平宣傳往往是武力侵略的烟幕。總之，韓國的統一

註^① 同註^②，頁一八八、一九六。

有賴於民族的自覺、民主自由精神的發揚，同時也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

柒、總 結

北韓共黨緣起於歷史的不幸，在外力培植下發展壯大，乃至於割據半個朝鮮半島。北韓內部政治、經濟、軍事的情況外界所知不多，惟其體制效顰自蘇聯以及稍後的中共，故其發展過程亦難脫離共產主義軌道。北韓共黨亦繼承蘇共、中共的侵略擴張本質，但以統一全韓為最迫切目標。權力鬥爭與獨裁領導的模式自亦師法克宮、中南海。韓共係國際共產運動的產物，係蘇共與中共的合製品。北韓問題的根本解決當與國際共產運動的總崩潰有關。

國際問題講演集

25開本 全一冊

本集所收，為國內外學者在本中心（所）所作專題講演與討論之紀錄，內容則全存原貌，對於若干特別問題，尤具參考價值，所收資料自民國六十二年起至七十年止。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二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